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三十五回 金眼彪火燒純陽宮 武行者大鬧曾家店

話說當下無私道人手捻樸刀，守定門口，要逼取武松一串數珠。口中卻高叫道：「俺今有幾句說話在此，若然依得，金眼相看；牙縫中再迸半個不字，管教你們來時有路，去時無門！」武松怒火上沖，就要動手，戴宗以目示意，武松只得忍住。戴宗便對道人說道：「師兄有何金言，洗耳恭聽！」無私道人道：「俺今定要這一串數珠，願把十兩銀子給這頭陀，打發他走；倘若不應，你們自取黃精去，卻留下這伴當為質，待病人好了，再把數珠來掉取了人。」施恩怒道：「放屁，教俺做你奴才不成？」無私道人道：「你這廝也強，且教看俺手段！」戴宗見他說話無理，也不由發怒道：「俺不曾見恁般道人，不給藥物，俺們自走。」無私道人哈哈大笑道：「俺這裡是個閻王關，若能走脫，算你好漢！」武松忿不可遏，大叫道：「你這鳥道人！當初蜈蚣道人更強似你，俺也只消一刀！」便把戒刀一擺，搶出門來，戴宗、施恩各仗兵器，都到外面。無私道人叫道：「俺師父在蜈蚣嶺遇害，兇手原來是你，今日定須替俺師父報仇！」只見他大吼一聲，捻樸刀直搶武松，武松起雙戒刀便鬥，二人就在院子裡動手。道童見勢頭不對，高聲叫喊。道人兩個徒弟聽得，急仗兵器奔來幫助。只見大徒弟舞一對鋼刀，二徒弟使一柄鐵鎗，惡狠狠殺將來，口中大叫道：「哪裡的賊囚，吃了大蟲心肝，敢來撒潑！」戴宗、施恩各舉兵器，連忙上前，那大徒弟就奔戴宗，施恩卻把二徒弟接住，六個人三對兒廝殺著。且說武松鬥那無私道人，道人一把樸刀，潑風也似價直逼將來，上刺下搠，左旋右舞，恨不就取武松心肝。武松大叫：「鳥道人好好用力，不要令人殺得沒興！」兩個鬥到十多個回合，武松賣個破綻，左手戒刀逼開道人傢伙，右手戒刀疾卷而進，攔腰一刀，只聽得道人大吼一聲，撲到地上，武松躡去連一刀，早將那大腦袋割下。武松轉身，見戴宗鬥那大徒弟不下，只能招架，不能還手，連忙搶步上前，喝聲：「著」，一刀飛去，早將那廝左臂砍斷，連刀帶臂落地，那廝待要掙扎，早被武松飛起一腿，踢倒於地，戴宗上前一劍，就此了命。猛聽得瑯瑯一響，施恩在叫道：「哥哥快來，走了人也！」武松轉身看時，一把鐵鎗丟在地上，那個二徒弟走得不知去向。施恩道：「那廝逃走了，俺們快趕！」武松道：「由他，且取藥物要緊。」三人一拔腳奔到殿上，一個老道人伏地便拜，只叫：「師父饒命！」武松喝聲滾開，施恩早在神龕中抓出一人，卻是那個道童。武松喝道：「你這賊童，方才叫得也響。」舉刀待殺，戴宗叫：「都頭且住，教他獻將藥物來。」那道童叫道：「上好的藥物，都藏在後山閣子裡。你們饒我，我便一齊取來相送。」施恩放手，那道童便向後山奔去，不一時，真個取到大包藥物。當下就在殿上，武松教他一一指出藥名，便取了三五個黃精，十餘味上好藥物，把來打個包裹，教戴宗背了。

打點剛畢，突地一陣腳聲響動，只見四五個道士擁上殿來，對武松三個納頭便拜。武松忙退後幾步，按定戒刀看時，卻都是赤手空拳，便教起來說話。眾道士一齊起身，卻對武松說道：「師父有所不知，俺們出家人都是安分，向不為非作歹。不想去年這無私道人，忽引兩個徒弟到此，殺死常持道人，把廟宇佔據了，俺們懼怕他兇惡，一齊屈伏，吃盡苦楚。方才你們三位動手，俺們因沒膽子看廝殺，都去松林裡藏躲。那位二師兄隨後趕來，卻說師父師兄被人殺死，叫大家去幫他報仇，俺們回說不會廝殺，他一氣走了。見今無私道人師徒伏誅，俺們如同重見天日，好不歡喜，各自齊來拜謝，並無歹意。」武松道：「好！你們也苦夠了。俺看此地不是好所在，今日又吃逃走一個，終不能在此常住。你們各自去趕緊收拾，廟中所有財物，揀可拿的盡拿，大家往別處安身罷。」道士道童一齊答應，分頭在廟中搜索；拿了財物就走。戴宗、施恩在惡道房中，也搜得不少金銀，都打拴好了，分做兩個包裹，各背一個。施恩道：「留著這所廟宇，兀自害人，不如燒了乾淨。」武松、戴宗叫：「好！」三人便行動手，四下裡點起十數個火把，刮刮雜雜地燒起來，等到前後左右一齊著火，三個好漢叫聲：「聒噪」，踩開六隻腳，離了這雲峰谷，徑自下山而走。路上武松忽對戴宗說道：「盧員外病勢沉綿，安太醫望藥心切，院長不如作起神行法，先行送藥回山。」戴宗說：「好」，便取了黃精，別了武松、施恩，作起神行法，獨自先走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武松、施恩二人，當日因天寒日暮，不及趕前途下宿，就在一所山神廟裡，隨便熬了一夜。次日，二人上道再走，趕到午牌過後，只見天上黃雲暗淡，北風凜冽，早又肚饑身冷了。武松因對施恩說道：「俺們跟戴院長走，一路上只吃素酒素食，口中淡的也苦！俺背地裡幾次想吃葷，卻又不敢。如今好了，打發他先行回山，俺們倒得自在。看天色將要下雪，身上又饑，又冷，且趕前面去尋個酒店，吃一頓暢快酒食，再做理會。」二人趕去，不上五里路程，前面一個村酒店，只見林子裡挑出酒望子，被西北風刮得打轉。武松大喜，叫道：「兄弟，前面不是酒店？有得吃了！」二人緊動腳步，直到那個酒店門前，只見一排草房，直拖到山坡下，約有十數間屋子，門前遮著蘆簾。二人一揭簾子，拂身入去看時，設著好多個座頭，一個漢子半身靠在櫃上，頭戴暖帽，遮得只出兩眼，面孔也看不清楚。爐邊一個婦人，雙手抱住氣篋兒取暖。二人揀個座頭坐了，施恩放下包裹，倚了樸刀。酒保上來問武松道：「師父，可吃酒麼？」武松道：「怎的不吃，不問多少，先打幾角上來，牛肉，羊肉，只管取將來吃，少頃一發還錢。」酒保答應下去，先將上酒來，又端上一大盤牛肉。武松問：「可有饅頭賣？」酒保答有。武松叫把二三十個來吃。酒保便取一籠饅頭，放到桌上，施恩把蓋兒一揭，熱氣騰騰，二人拿到口邊，一個連一個，夾著熱酒下肚。只聽得爐邊那婦人說道：「怪道天氣恁地冷，原來又下雪了。」那漢子走到門首，打簾子向外一望，口裡叫：「好大雪！」施恩道：「老天如此作惡，下了大雪，趕路又是苦事！」武松道：「苦，俺們便不趕。」說話時，酒保添酒上來，轆著說道：「師父，天冷怕走，這裡有清潔上房好下宿。」武松道：「恁地卻好！」酒保轉身走去。施恩低聲說道：「哥哥，俺看櫃上那個漢子不尷尬，一對賊眼，常在帽簷下偷睨人。」武松道：「休多言，只管吃酒。」正在吃喝，只聽得腳聲起處，蘆簾一動，進來兩個客人，抖著身上雪花，口喊：「好冷。」二客佔個座頭，放下行李，只叫：「快燙熱酒來吃。」這兩個客人剛自坐定，外面又來一人，身披大氅，遮得沒頭沒腦，雪花半背，走過爐邊，那婦人望了一眼，只叫得個「你」字，就住了口；那人徑入內屋子，櫃上的漢子卻跟了走去。武松、施恩看在眼裡，好生突兀。二人又添了兩趟酒，漢子出來，仍到櫃上，只見那婦人走到隔座，向兩個客人一陣子說話，兩人叫道：「恁地也好，俺們便在這裡過夜。」那婦人帶笑轉身，便教酒保過來，把客人的行李拿去。武松、施恩又吃一回酒，那婦人卻走上來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們出門人多苦，見今天又晚，雪又大，前途沒有下宿之處，不如作成小店，就在這裡過夜罷。」武松看著婦人，半晌，說道：「如此卻好，出家人真是可憐！」不一回，兩個客人起去，酒保再來傍邊侍候。武松道：「天晚了，把夜飯一發拿來，吃了自睡。」酒保答應，將上飯來，冬天日短，武松、施恩吃罷，已是上燈過後，店中火家收拾關門。二人起身，武松拿了包裹，施恩提了樸刀，酒保伸手來接包裹，武松把手一放，酒保覺得好生沉重。當下，酒保引二人進入一間屋子，放下包裹，打過茶水，酒保自去。施恩倚了樸刀，掩上房門，低聲對武松說道：「哥哥，今日為了老天下雪，留頓這一夜。這裡一定不是好去處，你看那漢子，婦人，好不蹊蹺，小心著了手腳！」武松道：「開口是村，閉口是俏，看在眼裡，放在心上，當初張青、孫二娘那般手腳，俺也不當一回事。」施恩道：「後來的兩個客人，只怕此刻還在夢裡。」武松道：「休問人家事，俺們自睡。」

且說這所曾家酒店，店名叫桃花郎曾海，為人粗中有細，拳棒精通，原是蔣門神的徒弟。因蔣門神死後，眾徒弟失去靠山，散走四方，各謀生計。一日，曾海經過這紅葉坡曾家店，因和店主說話投機，便在店中做個火家。不想店主婦愛他年輕壯健，暗地裡勾搭上了，合謀把店主弄死，他就冒姓曾氏，佔了婦人和這所酒店。這曾家店的店主，本是兼做私路勾當的，曾海湊著現成，又加蓋上幾間草房，暗中卻設下殺人作坊，逢到有油水的客人，就在黑夜裡結果，劫了財帛。今日武松、施恩下店吃酒，曾海見是一個頭陀和伴當，不放心上。不想帽簷下偷睨幾回，卻看出那伴當是金眼彪施恩，這是師父的仇人，冤仇如何不報。正自打算，忽又進來一人，忙跟入內屋子，那人卸去大氅，卻是雲峰谷純陽宮道士，無私道人的徒弟神風。純陽宮和曾家店常通聲氣，他們本來做一路的。當下神風告說：「師父師兄被人殺死，廟宇燒做灰燼，閃得俺無處安身。今日因見兩個客商行李很肥，特地跟蹤到此，漏個消息，好使大哥下手。也是巧事，殺俺師父師兄的仇人，卻也在此店中吃酒，真是天要教俺報仇。」曾海卻說：「你的冤家也是

俺的仇人，天教送上門來，只這金眼彪施恩也不是好惹，且教渾家去好言穩住，待夜間下手。」曾海出外來，對渾家輕輕幾句黑話，那婦人便兜搭住兩個客人，又把武松、施恩都留住，曾海、神風好不歡喜。

再說武松、施恩到了房中，因這酒店蹊蹺，都不敢安然睡覺，二人只在床上和衣打盹。三更時分，忽聽房門外有人叫道：「睡的人快些起身，店中有賊！」武松、施恩跳下床來，各仗兵器。武松便拉開房門，將腳兒虛蹬一聲，卻把左手戒刀探出門外，只聽得錚的一響，一刀砍在戒刀背上，火星四迸。武松就勢躡到房外，高聲喝道：「奸刁賊囚，竟敢暗算老爺！」施恩手捻樸刀，跟著出來，外面積雪如銀，屋子裡映得十分光亮。只見一個漢子叫道：「金眼彪施恩且聽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俺是蔣門神徒弟桃花郎曾海，今夜只要取你性命！」施恩叫：「好」，那漢子捻樸刀搶來，早被武松接住。施恩卻待上前，不想又躡到一人，施恩看時，似像一個道士，彼此更不打話，起刀就鬥，兩對兒在雪光下廝殺。正鬥得好，一陣人聲喧染，火把下，一個婦人引四五個火家，各執斧頭、短刀，一齊蜂擁入來，只叫：「休放這廝們逃走。」武松鬥得火發，大喝一聲，只一刀，把那漢子的腦蓋削去半個，跌倒地上。那婦人大叫：「殺我丈夫，誓不干休！」搖動一把鋼叉，直撲過來，眾火家一齊動手，把武松圍住。不上三合，武松一刀劈死婦人，帶轉刀頭，又把一個火家擗倒，眾人發聲喊，一齊丟下兵器逃走。那人和施恩正鬥，聽得眾火家逃走，知道不妙，托地跳出圈子便走。武松見了，拔腳就追。那人奔出屋子，雪地裡一白如銀，苦於無處藏躲，只幾十步，就被武松趕上，一刀擗在後股，栽倒雪中。接著施恩趕到，一把抓了，二人重入屋子裡，打火一照，卻是純陽宮那個道士。施恩罵道：「你這廝，賊性不改，又思暗算人，如今不能讓你再活！」只一刀，割下腦袋。施恩再把火照看時，一個漢子，一個火家，一個婦人，都殺死在地上。施恩道：「這漢子原來是蔣門神徒弟，險些遭他暗算！」當下武松、施恩滿屋子搜尋，不見一人，直到屋後殺人作坊裡，只見留宿的兩個客人，早已支解在剝人凳上。武松歎一口氣，忽聽得軒聲如雷。施恩道：「這裡有人。」尋去看時，一個火家酒氣熏蒸，爛醉如泥地倒在柴草堆中。武松道：「這廝也樂，一發收拾了罷。」施恩舉樸刀，向他喉間一切，鮮血直冒。前後再搜一遍，真的沒有人了。二人回入店中，武松一抹血跡，把戒刀入鞘，施恩放下樸刀。武松道：「好冷天氣，且吃了一飽趕路。」便打火燙了幾角酒，揀取好的牛羊肉，都燒熟了，大嚼一頓，身上異常溫暖。施恩去房中取出包裹，背上了，提了樸刀，手中各執一個火把，走出店門，伸手去屋簷下點著，被風一刮，登時起火，金蛇吐舌般延燒價去，十餘間草房一卷而空，變做白地。武松、施恩叫聲：「痛快」，離了這紅葉坡，冒夜踏雪而行，取道回山。待二人到得山寨時，盧俊義病勢早已大轉，性命可保，燕青自向武松、施恩拜謝，不題。

卻說宋江等眾頭領，留頓在狼嗥山上，專等吳用派兵遣將，再打兗州。那一日，秦明、徐寧、呼延灼三起人馬，先後都到，小校報入山寨，宋江大喜。引眾頭領迎接上山，吳用擺了接風酒，大家吃個暢快。休歇過一日，宋江便引領萬餘人馬，數十員頭領，一齊都向兗州進發。那日趕到離州城數十里地方，只見探子馬前來稟道：「兗州城外左近，紮下許多營寨，旗幟招展，不知是哪裡來的兵馬。」宋江聞報，好生驚異。